



簷曝偶談 有序

嘉靖辛丑新正五日大雪越三日又大雪
既而快雪時晴相與二三子負暄於東簷
之下擁膝聯趾清言竟日與夫師友之所
聞傳記之所載就日贅筆寢復成編不知
竒溫之可獻白醉之可樂也遂名爲簷曝
偶談云吳郡顧元慶記

宋吳子經論性不同其畧云稚子夜啼拊背以
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
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

鬼嘯出垣後爲狐鳴其口如室此事所以貴乎權也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說苑載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也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亡於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蓋本萊子告子思之言

負勁氣者非威之威松栢不棲蟬熊豹之皮不

止蟻

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蠶色必尚黃素智也蠶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神也此六德也

化國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而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

術者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

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
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鷄無腎犬無腸
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
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
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
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
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之
生子而形殊體缺者又安之不犯斯禁耶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
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
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世飛
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見怪不可驚怖但疑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
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
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

夫恠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世說有誤到僊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國人已
死亡世事改易至于觀碁局未云終斧柯已
爛覓路還家海變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僊
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耳今斯湏便過
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已來
終得幾局碁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而
亦何謂壽考耶

梟逢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惡我鳴將東
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
子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
非之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以爲
人莫敢余侮也旣不能更鳴又不能東徙則
又梟之耻矣

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而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
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矚物成壅則鬱
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
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適足以
資其喧耳

財猶賦也近則汗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魯褒錢神論世多以為然鄙者至以兄呼之殊
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
臣朋友幾何不相戕賊矣稽其為用直人役
耳不問險艱汗穢清濁是非轉化姦回善如
人意蓋奴僕之超絕者也古人以不言為高
太多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而羣趨
之而不止若復彰以兄名其害將不勝言矣
如曰孔奴於理為當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為善每責逢曰貧
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

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
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
君忌不自信復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
也旦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君來孰視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
又不如遠甚暮寢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
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
求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直可

不受哉不然諛言日至矣

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舊傳得意詩有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
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寡
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
人心悲喜之狀極矣

吳處厚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
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
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
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

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臭貪殺十也
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
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
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
聞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
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三
一也齊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
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
五也不多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
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

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
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
十三也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
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具者位
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禍福相抑具二十
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
亦須大富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
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

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
直

江南之麩麥食之令人發病江北之麩麥不然
何也曰江南之麩麥其花自夜發江北之麩
麥其花自晝發試之果驗又曰魚稻宜江淮
羊面宜京洛誠土地使然

賈秋壑會客食鼈一客不食鼈則曰奉祀真武
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為鼈也龜鼈不辨
何以治民客廼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因
戲之曰鰻與鯁鯁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

蕨筍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
秋壑亦笑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
謂異名所以別人用而今致餼於人者反借
以爲雅稱是以鬼事人也

郭功父謂老人有十拘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
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
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
煖不出寒即出切中老人之病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湏下馬過渡莫
爭先兩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
行路免迍邐此征途藥石之言

黔婁卒曾西來吊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
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
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何以
爲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
衣不盡形何以謚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
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賜粟辭不受是有
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爲康

不亦宜乎東坡詩曰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
生兒似仲謀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
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
爲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
虹霓爲絲明月爲釣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
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觀時
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
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

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
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
其醇食而飽其馥

陳獻章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獻章
題其柱云烏音人多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
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又杭之陳秋
鴻標於座曰人來求文字難推不會得無物
潤枯腸似覺沒氣力又有劉士亨大書門曰
老年賣詩爲業求者當求善價卒無一人能
承其意者至慈谿馮損之乃曰老去精神真

勉強開來文字莫思量其意竟死而可取然
終一掛榜便自壞了果手段服人人自跡至
何俟招呼哉

王建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
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
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
無心耳徃徃皆驗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灤可涸
之以爲田介甫又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
問劉貢父此事揚蟠無齒貢父退介甫思其

說而不得呼其子雱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
書雱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雱以父
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揚蟠杭人善
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
爲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渡子覓錢古有之列子有人濱河而居習米勇
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

物去其勢豕曰獫見易牛曰牯見佛書馬曰扇
見五代史鷄曰敦犬曰闌俗語

方駿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

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
任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
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天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
則不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冬見冰
之見日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挑其長者長者罵
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
死者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
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

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
欲其罵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隣人之妻
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
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者
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
記比戰國語簡而意足

張率歷黃門郎出爲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
還吳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
之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窮問

宋梅公摯官嶺表著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

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
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
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
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
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
雖在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
知而歸土瘴不亦謬乎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
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
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

庶不可用

東谷所見云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
獨靳於間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
天地且不得間而間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
祿清資顯轍不知其幾其間樂恬退者甚鮮
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忘者有矣
又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非其本心也而迺
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
之言於干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
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

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嘗見此風景縱
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
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
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
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
生其氣漸天如草木萌宜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
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

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然皆

爲麥小滿四月中謂之天氣小滿而未熟也
芒種五月節讀種如種類之種種之有芒者
麥也至是當熟矣又云芒種五月節者謂麥
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
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

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
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爲東道則古人
坐讓右行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
左爲尊耳

滑稽古今說不同楊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
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
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
日不已故語之響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
是其遺法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
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
下座作而對曰佳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
而不佳死者皆逝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

佳也

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
屢空每羨其隣之樂旦日夜冠謁而請焉富
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
子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
之贄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
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今之
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俄爲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隅抑勒其憤恚殆

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鷓鴣爲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郝茹之後茹減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陛下廣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俾其惡去勝忌前皆知華心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言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戕生其議遂寢

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兩日則閏

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

建康鼎鑊以精竒相高有七妙鑿可照面餽鈍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

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絳紗中掛四壁間
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
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安絕無毒物蟠蟄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

曰吾有箇大笑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筭數乎

歐陽文忠公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

副齊則波擊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爲妙矣

太祖詔天下止稱府州縣城隍之神惟有司得祭士庶無預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棲配食者之靈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耳此先儒之正論今多塑像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嶽七十二司之謬可供

一笑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赤烏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

不濡不熱言其心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也

干將莫耶二人夫婦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耶陰漫理

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

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城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猴冠也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螂蛆不

知臭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
鉤爲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
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
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
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趨則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月之餘陰雨月之餘
皆爲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
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
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

船門曰馬門蓋闡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闡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
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
剛經耳字劃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作小楷書
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霜
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
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呂公晉伯云
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
五字置於床帳之間即盡除

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陰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曾前白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閔四人名也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入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朱某者以劄千秋壑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曹叟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

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箇弓樣鞋夜間伴你

酉陽雜俎有諾臯記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戎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之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皆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徃徃入神廟叩齒非禮也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和叔侍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雨落公婆相角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其勢甚遠絕也據其所見太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

欺弄人物色教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地下爲善即天堂爲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今人以半夜雞鳴爲不祥其來遠矣唐來鵬曉鷄詩云黯黯嚴城罷鼓鼙數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窓夢却怕爲妖半夜啼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世之相人者在貧賤時瘦則言寒肥則言俗及其富貴瘦則言清肥則言厚玉牒風鑿書云聞聲

而人喜者曾結萬人緣作事而人喜者曾度
千劫眾識與不識而心生愛敬者五百年眷
屬聞聲而人惡者曾負宿世債作事而人惡
者曾滅眾人德識與不識而心生憤怒者三
十年冤報又曰欲識君子先看氣象欲識小
人先看資質又曰輕儇之人易盛易衰重厚
之人難搖難動又曰有常者真貴人何謂有
常禮貌無高下一等相揖書劄無大小一等
作字飲食無精粗一等待客於一等之中却
分辨不致混淆終老不變此貴人之常德又

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
舊食無重味此有福貴人志願許國氣義滿
倫好賢樂善急流湧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
飾慣爲奢侈多歡少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
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文必執畧舉
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而已故荀
子所謂擇術

陽山顧氏
刻梓家塾

簷曝偶談終

寶積記

春皇者卽庖犧氏別號也所都之國有華舛之
淵神女游於其上有虹繞之久而方滅卽有
孕歷十二年生庖犧長頭修目鬣齒龍唇有
白鬚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審地勢
以定山川始嫁娶以修人道以犧牲薦民服
其聖故曰庖犧亦名伏羲時有磷班之玉號
曰夜明投水則浮又有丹雀嚙九穗禾墜地
帝植於田食者後天而老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日生故

以土德王考歷紀造書契服冕垂衣有袞龍
頌吹玉律正璇衡薰風至真人集乃於昆臺
之上留其冠劍昆臺者鼎湖之峻處也立館
於下帝乘雲龍逝鄉絕域列珪玉於蘭蒲席
上然沉榆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膠和之如
泥以分別尊卑華戍之位

常使風后伯常荷書劍旦恒沙而夕陰浦行萬
里而一息水恒流如沙塵其深難測有大風
吹沙如霧中有神龍魚鼈能飛有石青石堅
而甚輕從風靡靡亦於波上有草一莖千葉

千年一花又名沙海窸封昔食飛魚而死百
年更生窸封仙人是也

少昊以金王母曰星娥處於璇宮而夜織或乘
桴而晝游至窮桑滄洪之浦有神童容貌絕
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精也降水際與星
娥讌戲奏便媚之樂而忘歸窮桑者西海濱
也有孤賁之樹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
之不死

帝子星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旆
刻玉爲鳩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

風之遺像也帝與星娥並坐撫桐皋梓琴星娥倚琴而歌曰天清野曠告茫茫萬象泗汨死無方乘桴輕樣著白傍當其何至窮桑衛詩云期我乎桑中謂此也白帝亦歌云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城

星娥生少昊曰窮桑氏又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餘裔也少昊以主方一號金天氏又曰金寶氏又有五鳳隨方色集於帝庭因云鳳鳥氏全鳴山銀滿地如龍蛇之類似人鬼之形有山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

鳳水之目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

顓頊高陽氏黃帝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異龍負叶玉圖時有老叟謂昌意曰女叶水德而王十年顓頊生子有文龍負玉圖之像羣王執玉以禮百辟各有班序文德者錫以鐘磬武德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鍾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音振百里浮於水如萍藻之流有畫影劍勝空劍若四方有兵其劍飛起指其方而克伐未用時於匣中如龍虎之吟海濱北有勒題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行日

無影乃千歲食黑河藻飲陰山桂憑風而翔
至中國

窅河之北紫桂成林其棗群仙餌之

帝之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
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地鄒屠氏
常不踐地常履而飛颺游伊洛帝乃期焉納
爲妃夢吞日則生子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
神亦云八星又云八英又云八力言神力英
明也

時有丹丘日進瑪瑙甕以盛甘露充於厨也又

其國有夜叉駒踐之鬼以赤瑪瑙作甕缶及
樂器皆輕妙魑魅不能逢旃又云瑪瑙是血
凝成黃帝除蚩尤并四方妖媚填川滿谷積
血如淵年久血凝如石丹丘之野多鬼血化
丹則瑪瑙也不彫削可以鑄器至堯時甕猶
存露在其中及舜遷甕於衡山上故衡山有
寶露之壇下有日館以望日月後始皇時零
陵人掘得赤禾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在
舜廟之前後人不知年月東方朔識之乃作
寶甕頌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

之山如盈尺視八鴻如察帶八鴻八方也
幽州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面鳥喙八翼一
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鵲其聲如鐘
磬鳴則太平音中律呂及禹平水土棲於川
岳之上又有巨查浮海其上有光夜明晝滅
若星月矣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曰貫月查
又桂林羽衣栖息其上

堯在位七年有祗支國進重明鳥又云重精雙
精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無翅亦
飛能逐猛獸使妖惡不能爲害飲以瓊膏或

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時人每掃洒門戶以
待其至或未至則人或刻木爲之狀於門魑
魅皆退伏今人元日刻畫雞於門戶此類也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其師道尊之
言及造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舜
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
能御土成墳丘兼能返形變色登木則成禽
行地則爲獸銜青沙如珠積成塾阜風吹如
塵後蒼梧之野人採藥得青石圓潔如珠服
之不死帶則身輕

冥州西北三萬里有孝讓之國鳥獸昆蟲以應
陰陽至億年山一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
鳥如鵬以翼覆蛟魚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南尋國有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異魚毛龍同
穴時時蛻骨於澤中

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
之車傍氣乘風越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
縣之表有書記其數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
以載其書三十六年王東巡大嶽之谷超重
霄之宮集諸方士問術世之世時西王母乘

翠鳳輦而至前道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驥此紫
磨碧蒲之蓆黃萸之蓆與王高會薦琬琰清
觴又進洞淵紅葩嶮山甜雪昆流素蓮一房
百子凌冬而茂

扶桑東五萬里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
黑萬歲一實

滌陽山有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時國人獻之
卽謂蒿官白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
香聞數十里

瀛洲上有青石可作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魯襄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曰烏
遶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燒晉人
嘉之起一臺曰思煙臺種仁壽木似栢而枝
葉長花可食其烏又云仁烏慈烏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也生
之夜有二蒼龍亘天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
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
徵在太常下奏鈞天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
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有五老列於
庭乃吾星也夫子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里人

之象云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王徵在賢明
知其異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相者云夫
子係殷湯水德也

魯定公二十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
夫子繫角由存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而泣
紱涕泗滂沱及手解紱垂二百歲

三十二年起昆照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陰生
之樹千尋其文盤錯以此樹而臺周足大體
作拱小枝作櫺其龍虵百獸之形篩水精爲
泥臺高百尺升之以望電色時萇弘能招致

神異王登臺見雲氣蒼然忽有人乘空而至
鬢髮皆黃非僮之類駕青螭其衣皆緝羽毛
時天大旱地裂木然其人能唱引霜雪氣一
噴而雲起雪飛坐者皆噤宮中池井堅冰可
琢又有人能使卽席爲炎以指彈蓆而風入
室裘襦金爐弃諸堦下時有容成子質曰大
王以天下爲家而淫策異術使變夏改寒以
誣百姓文武周公之不取王乃踈萇弘而受
其諫

有韓房者自渠毋國來進玉駱駝高五尺琥珀

鳳皇高六尺火齊爲鏡廣三尺以門中視雖
夜如晝向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丈垂
髮於膝人見如神明矣能以丹沙畫左右作
日月盈缺之勢如真焉照百餘步內又噴氣
作雲雨

二十六年王處昆照臺侍臣萇弘辯巧如流人
以萇弘諂媚遂殺之流血成石又云成碧不
見其尸

師曠者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妙辯音律著書
萬篇人莫知源尔至晉平公以陰陽之術顯

於當世乃薰目作瞽者以絕塞衆慮考鍾呂以定四時無差毫釐

老聃在周末居返景山與世人絕迹惟有黃髮老叟五人乘鴻鵠或衣羽毛隨方色耳出於頂童子方面玉絜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譚天地之教聃退迹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懷竒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有浮提國進神通善畫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箴形肘間有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墨汁若淳漆洒衣多成文畫石成

篆科斗字說造化人倫之治有老子撰道經十萬言皆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壺汁盡二人割心滴血以代之或鑽骨取髓作膏探其懷有玉壺中有丹藥之屑塗身則如故及經成二人不知所往

師洵者出衛靈之世能寫歷代之樂善造新曲有四時之樂春有雜鴻去鴈蘋生之歌夏有明晨集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疑河流陰沉靈之操此四

氣之聲奏於靈公公情緬心惑忘於政事遽
伯玉趨堦諫曰此雖發揚氣律實爲沉惑公
乃去新聲而親政事師涓悔其乖於雅頌乃
退而隱迹伯玉攀其寶器恐後世傳之歌湮
滅世代遠矣惟紀箴箴意而已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以上大夫之位處於
層樓望氣設以珠食施以寶衣食有渠倉之
鳥以桂髓陰之爨以蘭蘇每食異香至於臺
上忽有野人披草負笈而叩關聞國君好陰
陽五術之秘公乃延於崇堂語則及未來之

兆建以經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
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公謝曰
國之喪亂非君何以補之於是賜姓子氏名
韋春秋因生以賜姓緣事以顯族乃號星氏
至六國未著陰陽之書

輸吳爲傭保又有二美女一名夷光二名循明
以貢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爲簾朝下
蔽日夕捲待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
無不動其心魂皆謂神人目若雙鸞在輕霧
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怠於政事越兵

入乃抱二人以巡吳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云神女望而不侵

陽山顧氏
刻梓家塾

寶積記終

陽山新錄

吳中山水奇瑰秀拔陽山又爲吳之鎮去城三十里蟠轟特異以其背陰面陽故曰陽山中有仙跡佛老靈奧之區山人莫詢郡乘不載故遊者不能知雖知不暇悉也余自埭川移家山中岳子素尚丘壑相與沉冥山水志道攸同雖一觴一豆必命輿躋討遂得寺觀者七古跡者四泉石者二晉栢一山房一共十五題題各紀之以詩首以大石近而勝也次以龍祠澄照廢而傷也次以文殊淨明罐山甌山嘉其偏也又次

曰箭缺曰丹井曰耙石曰仙洞曰墻壁曰水岩
曰晉栢喜其怪而奇也終之以脩綠山房者識
君子之考槃也遂名曰陽山新錄云吳郡顧元
慶序

大石雲泉庵

元慶

丹崖側立山之陽白日翻疑霄漢翔絕磴飛梁
還棟宇短墻曲逕自棕篁山中麋鹿安安下石
上烟霞裊裊長半壁諸公聯石句于今詞翰有
輝光

和

岳岱

一巘凌虛勢欲翔逶迤曲磴繞幽篁山僧入定
青春靜塵客來遊白晝長歸院石雲常棟宇近
簷花藥自陰陽人間我欲除煩惱看取靈珠午
夜光

龍母祠

元慶

神物千年產繆娥依然廟貌此山阿到門自覺
龍蛇動出谷常疑雷雨過異代棟梁歸浩劫只
今松檜孰撫訶邇來太守隨車澍一郡驚看潤
澤多

和

岳岱

石瀨淺淺山木蒼五湖祠廟接瀟湘靈衣珠珮
無消息桂棟蘭橈有夕陽白酒土人來禱旱絳
幃玉女對焚香季春歲歲龍歸異千古風雲近
草堂

澄照寺

元慶

仙泉古寺白雲隈短杖攀躋搖落時夜靜不聞
遼鶴語碑亡空憶謝濤詩拄撐歲月還孤殿擁
護風雲有繆祠嘯坐莓苔山寂寂一尊斜日有
餘悲

和

岱

秋日荒山自可哀昏冥聊借一銜杯錦開雙蹀
雲中削翠積連峰天上來地冷佛香空草木雨
侵龍象半莓苔唐碑宋殿俱零落始信人間盡
劫灰

文殊寺

元慶

虛無指點古招提仄徑千盤欲盡躋仰面霏霏
空翠濕此身冉冉白雲齊庭中宿莽驚麝出拱
上新巢怖鴿棲往日題名何處覓黃昏松檜益
淒淒

和

岱

翠峰高處隱招提，繡壁禪林衆鳥棲。
杯酒升沉看日月，杖藜巖壑動攀躋。
塵心煩惱誰能釋，仙客浮遊我欲齊。
回首上方煙霧鎖，下山松栢思淒淒。

淨明寺

元慶

石逕岩堯碧寺通，老僧終日少迎逢。
停輿隔竹鶯千轉，借榻連峯翠萬重。
一鉢山厨常作供，六時金界自鳴鍾。
廿年中鳥勞塵土，始覺空門萬事慵。

和

岱

石磴盤迴繞上方，傍巖臺殿倚蒼蒼。
塔前銀杏充僧供，爐底松花當佛香。
高嶺星河嘗信宿，下山花竹又斜陽。
却緣婚嫁皈依晚，未得辭家禮法王。

礧山道院

元慶

度嶺晶熒碧樹開，杖藜應趁白雲來。
莫言物外浮丘伯，未識山中玄圃臺。
瑶草石壇長歲月，松風澗水不塵埃。
翠房縹緲簫聲發，會把流霞未擬回。

和

岱

縹緲青山碧殿開，千峯紫翠一登臺。
好花忽向遊人笑，浴鳥晴看小澗來。
雲外酒杯空日月，人間身累亦塵埃。
蓬丘未遇還丹訣，城郭秋風望
忽哀。

甌山寺

元慶

南國風高秋可哀，空山無伴我重來。
青林杳杳數峯出，白日荒荒一殿開。
小逕故教穿竹嶼，長松何意護經臺。
衰年不厭聞清梵，暫省塵緣坐
不回。

和

谷

海上風煙白晝哀，林中碧寺客同來。
霜清澗戶蕉猶綠，秋盡山堂菊盞開。
處世百年真過隙，携壺今日是登臺。
齋心未可捐身累，日暮人間首
重回。

箭缺

元慶

兩峯中斷山椒起，云是秦皇一鏃穿。
萬壑松濤雙屐底，三吳風物一尊前。
濛濛元氣玄厓濕，藹藹高雲翠壑鮮。
欲酌公孫呼不起，晚來幽獨下
蒼煙。

和

山

箭缺中天積翠高諸山西擁似奔濤浮雲客到
春常濕絕磴難躋石更勞一片五湖看落日雙
眸百里見秋毫王喬自有芙蓉杖忽聽仙禽喚
九臯

丁令威丹井

元慶

憶昔鶴仙丁令威尚餘丹井鶴峯陞古苔不斷
侵重碧止水空憐結細漪伏火竟無丹客徃操
罌還有野僧知人間物外俱陳跡華表月明空
爾思

和

岱

仙井依然古寺中試窺一鑑倒晴峯飛花水底
紅猶積古蘚山中綠自封千載無人丹竈滅一
杯留客野僧供我來矯首遼東鶴華表秋雲駐
短筇

耙石嶺

元慶

如畫如勝一嶺紆僊人曾此種璠璣莓苔隱見
齒跡古歲月憑凌石理踈崑璞荆璆非昔有桃
花流水是秦餘偶來只恐煙霞闕落日停輿一
笑舒

和

岱

種玉仙人去不返只今花落惟空山竒跡悠悠
白石在齒痕了了蒼苔間高天古寺已千歲曲
逕飛雲時一攀青牛白鹿不可見覽勝題詩真
等閒

鷄峯仙洞

元慶

鷄峯崔嵬半插雲上有靈區斷俗氛背日一門
通窈窕經時四壁濕氤氲丹砂狼藉千年跡異
草紛披五色文我欲幽探啓玄秘却疑人世已
千春

和

岱

育然一洞通林屋遙憶此山開鑿初高頂雲門
碧玉杖空腹石牀丹訣書蛟龍不知造物閔天
地故着真仙居我今投迹偶方士白虎青龍爰
駕車

白壻嶺石壁

元慶

壻嶺盤盤客倦躋倚空半壁插連漪故開返照
添新綺旋着歸雲弄晚姿的的珊瑚幽處結濛
濛蘿薜嵌中垂買山吾欲終長嘯先向巖前紀
近詩

和

岱

嶺下春雲寺欲迷
山頭春日眼看低
吳儂白堊猶充貢
神爵黃麻徒爾為
二壁丹青開綺麗
千尋蘿葛拂連漪
堯封禹貢空寥落
茅屋山林有所思

滴水巖瀑布

元慶

翠巖遙望接氤氳
山石稜稜路不分
空外大聲喧白日
風前飛沫濕青雲
無人澗上憐幽草
有客溪中知美芹
茅屋松筠還谷口
只今吾欲避緇氛

和

蒼巖千仞接青雲
巖下懸泉一水分
雨後迅流林谷振
旱時不竭古今聞
稼穡山田需歲稔
品題翰墨動新文
探竒歷異平生事
不覺西林下夕曛

西龍祠古栢

元慶

何年古栢寺門栽
故老相傳東晉來
世短世長忘日月
龍來龍去劇風雷
孤高未信神明力
蹻據還輸造物培
谷口秋飈吹子落
種成又見棟梁材

和

岱

古栢蒼蒼東晉栽，無人不道棟梁材。嵌中蜥蜴
龍能化樹杪，風雲氣忽來。身上紫藤留掛錫枝，
間香米落停杯。金沙寶樹消煩熱，紅日清陰坐
不回。

脩綠山房

元慶

脩綠山堂千竹依，寒嵐翠霧交。霏霏閉門卓午，
尊俎集解衣長嘯。風塵違菊，花對酒叢叢放木。
葉經霜冉冉飛，披豁共君忘。日暮扁舟重待月，

明歸

和

岱

芙蓉黃菊相因依，故人清尊約不違。谷鳥吟風
日款款，山雲出竹晴霏霏。不愁向市少沽值，且
喜看花無是非。清溪之邊東嶺上，新月照君孤
棹歸。

吳多山水奇勝，而吾寔產斯邦。遊跡頗盡會心
處，或爲圖或爲詩，輟復爲人持去。今落落猶見
於人間。嘉靖己亥九月秋霖雨初霽，山高木空，
乃與大石山人顧君自雲泉庵而北，以至雞籠
觀山東踰白塔嶺，以至礮山，澄照南過耙石嶺，
轉而西至淨明寺，復奮趾登箭闕，憇文殊寺，乃

歸余脩綠山房凡茲遊浹旬而止於有仙釋所
居泉石所樂顧君咸紀述而吟詠之余和之共
得七言近體詩三十首繕寫成帙置之几案他
日卧遊小齋亦陽山一公案也漳河岳岱識

嘉靖己亥歲吳郡
顧氏刻梓於陽山
草堂之大石山房

陽山新錄

讀書筆記

吳下祝 允明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四方讀書於事理之
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伺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

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蠱蓋有時
而人也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
蜂蟻而毒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虫矣然虫之
人也進也人之虫也退也人之不如虫也哀

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雪霜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難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鉅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流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紆挈然而斂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煩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困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

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爲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鷄司晨犬傲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鷄處無人之地犬遭箠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時性之堅貞可貴也爲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鷄犬爲何如

詐人信敖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

然苟欲詐敖亦何稱之足醜間官清醜女貞
非其情然也執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
又何執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
孫取其清取其貞無計焉爾
之言也其猶鍾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
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恠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
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
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
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
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
卽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
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
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
焉是知果行不必爲會誓而至信無假於言
說

齊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
臥不起及共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

高則高美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
且不可若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
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
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
驕驕果可有者乎此

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恩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
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代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
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

之黨之直非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
所信也倉梧丙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觀善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
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
心中則養過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
知險况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
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

乃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
何如是莫大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校有三上馬者夷儉一致畧
無乖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乎日下則隕
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馬

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
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治
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
而役一心蓋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

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
罪也故知者皆習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
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
惕然敬慕而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
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
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
趣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
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

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污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歛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蔑者不可哉

讀書筆記終

琅琊湧抄

衡郡 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 勅封承天鑿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比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

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
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鑿於衷思應 天命
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心者曠此名城雄列江
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心
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鑒
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
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
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王者施行洪武二
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是服

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襪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
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雞為食問何肉
曰雞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牀
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
有薛家窪云
堯典曰象恭洎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
恭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輩未遠必有所受
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
通古有是言也

毫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湯有天下而禱

猶在毫縣後人偽為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

致功德寺後宮以彌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令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

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鯁鱗爭雄雌
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
供奉官鬪雞亦是五百兒
傑犬下陞走牧
猪奴獻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
不精於理而自托於僊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
而為離騷騷有遠遊諸篇即多僊怪矣再變而
為漢賦則入於誣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
皆神仙權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
怪其託於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
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
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
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
紀乃附會為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
碑陰鐫紋朗朗而欹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
葬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
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
嗚呼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聞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昇給事中周紘旣往點

亡伍者十之二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和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乎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

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為東周
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
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
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
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為之渡按寶傳寶為
符堅裨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曾畜白龜後放之
河寶溺時養龜人亦墮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
乃向所養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彝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史分為兩傳

固當而桓謙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中彝
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

雜劇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

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

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

帖然俯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

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

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

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

問錢何名曰王錢陳錢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王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王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王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

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 上寵眷不

衰人因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弘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言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比就褥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疔甫合乃知脇下生也子狀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

塘上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
煬帝積黍行舟處

靈壁縣北齊眉峰道傍有石嶙峋立卧偃側二
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
近有人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
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鸛鶴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
鵲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
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

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
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
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剝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
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
籃李太白詩云玳盤薦雕梅豈即梅籃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惟及
燼迺守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戕忍取
良人財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

戈水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
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
知有何災祥湯識之之人云長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
無水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
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
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成化間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營休沐居慶壽寺
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
某先後出部各詒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

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
違而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
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謂其非有德學所
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
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
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
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
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辨之
疊疊將自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

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鄉范文正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圖欲報於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旣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憮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數以是問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爲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穆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廢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其可以鍼育聾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入天地間之鼻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撫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

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平難矣三居左下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

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



12-13頁

家而忽之邪

此蔡先生所作也先生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於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考之於古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之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爲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首於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爲禹會諸侯處

塗山頂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百圍不知年矣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媪也 高皇測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王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軋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

棹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西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尔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眾失一君復立一君

執之何為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喻也先曰尔母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尔亦臣也豈可為賓王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婿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詒之曰尔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為尔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

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 英廟在虜時
舊隸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曩
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
被石虎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
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桀之虜之
反狀旣明而 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白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
攻城急石亨乃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
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尔能退此胡否功
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

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載破帽手持
齧肉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
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
我何爲復曰我非與尔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
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
矣某日潛至尔地勦老營尔尚守此何爲某日
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
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
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
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

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于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相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 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爲耻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冑爲之乎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

功臣廟画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白船友諒

紅船旣平漢命以紅船入遁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温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斷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鐵鎖并針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即倒予聞之甚異及至温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樹

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
淒陽丹肥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
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
吹萬羣芳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
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偽
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伯者
則不之顧矣王伯真偽在為人臧否耳而項梁
為人臧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真為復楚而

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
乎能真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
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
而假以服眾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
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遜
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
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
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
項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
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

必不能久矣而后去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
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 景皇帝病亟實欲
迎襄府但事未決而 中官猶豫間事泄乃爲
內豎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 憲宗
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
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
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
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
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

然大槩廢 太子一事凡畧字者皆當誅豈獨
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願指故其罪爲
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噐軍法曰五人
爲伍十人爲什共噐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
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夥者非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即信手
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間命壁
錄置冊中而一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
修改壁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
開門十年當畢吾志嗚乎豈謂竟不俟耶自
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滁
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
在溫一二事散錄詩文彙中不忍棄去併抄
入之摠四十八則弘治庚申十月仲子壁拜
手董書

瘞鶴銘考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
累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
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
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
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

重肩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

歐陽公集古錄云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没好事名何水落時摹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趙明誠金石錄云華陽真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

蔡君謨云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性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

宋南陽張學子厚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

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

宋董道廣川書跋云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

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邪

宋蔡佑雜記云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張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濱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攷官稱乃唐人則張丞相可謂明也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邵公元考次銘文首尾似麓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

謂好事者徃徃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
獨爲多蓋印書者傳譌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
蓋六十餘字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蘇子美詩
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
不類王法而類魯公又疑是顧况道號又疑王
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
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
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
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也壬
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

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後始還
茅山十一年乙未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
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有題
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但
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或以銘即
瓚書誤矣

茗溪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
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陽
得許楊顏三真蹟顏最多而學之故蕭遠雅淡
若其爲人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

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爲然

苕溪漁隱叢話又云集古錄疑華陽真逸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書也若瘞鶴銘當爲右軍書

使人不疑如歐陽公評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顏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石玉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不應已自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石刻王瓚一詩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歟嘗親至彼觀之疑

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人有此人亦號逸少爾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姑俟識者折衷之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字下有立石三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壘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

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宋馬古洲子嚴云予淳熙己酉歲爲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崖間震而墜者予亦信然遂拏舟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予因請于州將龍圖學士張子顧出之張欣然發卒挽之旣出則甲午歲以下二

十餘字偶一卒復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疾讀其文則與佛榻所見者其文一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寺僧所詒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今但餘此裝緝以爲一通而記其左云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辯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此不復

辯

宋曾旼潤州類集以瘞鶴銘蔡邕焦光贊江淹
焦山集王瓚詩爲山中四絕

宋郡守趙潛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證後云師示以瘞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俱萃于焦山之下三生石上一笑領悟固多矣奚庸多辨

宋尤文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

題云丹陽掾王瓚作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無咎遊焦山題名云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

元陶九成輟耕錄載瘞鶴銘仙家字下無有字而多無隱我故四字與他本不同

曹新民格古要論云瘞鶴銘在焦山之足水中其字神妙今不可得

國朝鎮江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

觀音庵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落始可摹搨其刻之壯觀亭側崖上者乃翻本也

京口三山志云寶墨亭宋初建以覆瘞鶴銘今廢蘇子瞻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瀟灑謫仙來作郡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葢塵初滌四體銀鉤迹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京口三山志又云焦山西南曰瘞鶴巖今淪于山麓亂石中壯觀亭之左曰羲之巖宋僧了元

詩云朱方瘞鶴右軍竒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
蛇奔此巖下等間雷雨恐飛馳

都少卿玄敬金薤琳琅云右梁陶弘景正書瘞
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予弘治
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
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
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予言嘗
識其處予旣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與德
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
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憫以歸未至

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
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予銘殘
缺而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
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詒云崩裂
墮人間旣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
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 南濠先
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
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

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
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
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
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
其義取古今論辨輯爲一編名之曰瘞
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
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